

卷一

李肇《翰林志》

昔宋昌有言曰：所言公，公言之；所言私，王者无私。夫翰林为枢机宥密之地，有所慎者，事之微也。若制置任用，则非王者之私。汉制，尚书郎主作文书起草，更直于建礼门内，台给青縑白綾，或以锦被帷帐毡褥画通中枕，大官供食，汤官供饼饵、五熟果，五日一美食，下天子一等。建礼门内得神仙门，神仙门内得光明殿、神仙殿。自门下省，中书省，盖比今翰林之制略同，而所掌轻也。汉武帝时，严助、朱买臣、吾丘寿王、司马相如、东方朔、枚皋之徒，皆在左右。是时朝廷多事，中外论难，大臣数诤，亦其事也。

唐兴，太宗始于秦王府开文学馆，擢房玄龄、杜如晦一十八人，皆以本官兼学士，给五品珍膳，分为三番更直，宿于阁下，讨论坟典，时人谓之登瀛洲。贞观初，置弘文馆学士，听朝之隙，引入大内殿，讲论文义，商较时政，或夜分而罢。至玄宗，置丽正殿学士，名儒大臣，皆在其中。后改为集贤殿，亦草书诏。至翰林置学士，集贤书诏乃罢。

初，国朝修陈故事，有中书舍人六员，专掌诏诰，虽曰禁省，犹非密切，故温大雅、魏徵、李百药、岑文本、褚遂良、许敬宗、上

官仪，时召草制，未有名号。乾封已后，始曰北门学士，刘 懿之、刘 祎之、周思茂、元万顷、范复冰为之。则天朝，苏味道、韦承庆，其后上官昭容独掌其事。睿宗，则苏 稷、贾膺福、崔湜。玄宗初，改为翰林待诏，张说，陆坚，张九龄、徐安贞相继为之，改为翰林供奉。开元二十六年，刘光谨、张垪乃为学士，始别建学士院于翰林院之南，又有韩 泂、 阎伯舆、孟匡朝、陈兼、李白、蒋镇在旧翰林院，虽有其名，不职其事。至德宗已后，翰林始兼学士之名。代宗时，李泌为学士，而今壁记不列名氏，盖以不职事之故也。

按《六典》 中书掌诏旨、制敕、玺书、册命 皆案典故 起草进书。其禁有四，一曰漏洩，二曰稽缓，三曰遗失，四曰忘误，所以重王命也。制敕既行，有误则奏而正之。凡王言之制有七：一曰册书，立后建嫡，封树藩屏，宠命尊贤，临轩备礼，则用之；二曰制书，行大典赏罚，授大官爵，厘革旧政，赦宥降虏，则用之；三曰慰劳制书，褒赞贤能，劝勉遣劳，则用之；四曰发白敕，增减官员，废置州县，徵兵发马，除免官爵，授六品已下官，处流已上罪，并用之；五曰敕旨，为百司承旨，而为程式奏事请施行者；六曰谕事敕书，^②慰谕公卿，诚约臣下则用之；七曰 敕牒，随事承旨，不易旧典，则用之。又答疏于王公，则用皇帝行宝；劳来勋贤，则用皇帝之宝，徵召臣下，则用皇帝信宝；答四夷书，则用天子行宝；抚慰蛮夷，则用天子之宝；发蕃国兵，则用天子信宝，并甲令之定制也。近朝大事，直出中禁，不由两省，不用六宝，并从权也。元和初，置书诏印，学士院主之，凡敕书，德音、立后、建储、大诛讨、免三公宰相、命将，曰制，并用白麻纸，不用印。双日起草，候阁门钥入而后进书。只日，百寮立班于宣政殿，枢密使引案自东上阁门出，若 谪宰相，则付通事舍人矩步而宣之。机务要速，亦用双日，甚者虽休暇，追朝而出之。凡赐与徵召，宣索处分，曰 诏，用白藤纸；凡慰军旅，用黄麻纸，并用印。凡批答表疏，不用印。凡太清宫、道观荐告词文，用青藤纸、朱字，谓之青词。凡诸陵 薦

上表、内道观叹道文，并用白麻纸。杂词、祭文、禁军号，并进本。

凡将相告身，用金花五色綾纸，所司印。凡吐蕃赞普书及别录，用金花五色綾纸，上白檀香木真珠瑟瑟，钿函银 鑲。回 纥 汗、新罗、渤海王书及别录，并用金花五色綾纸，次白檀香木、瑟瑟、钿函银 鑲。诸蕃军长、吐蕃宰相、回 纥 内外宰相、摩尼已下书及别录，并用五色麻纸，紫檀木，钿函银 鑲，并不用印。南诏及大将军清平官书，用黄麻纸，出付中书，奉行却，送院封函，与回 纥 同。凡画而不行者，藏之；函而不用者，纳之。

凡参议、奏论、撰述、注释，无定名，奏复无昼夜。凡徵天下草泽之士，临轩策试，则议科设问，覆定与夺。凡受宣有堂历日记，有承旨簿记。大抵四者之禁无殊，而漏泄之禁为急。天宝十二载，安禄山来朝，玄宗欲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命张垪草制，不行；及其去也，快快滋甚。杨国忠曰：“此垪告之也。”遂贬卢溪郡司马，兄均建安郡太守，弟椒宜春郡司马。

德宗雅尚文学，注意是选，乘輿每幸学士院，顾问锡 賚 无所不至，御饌珍肴，辍而赐之。又尝召对于浴堂，移院于金銮殿，对御起草，诗赋唱和，或旬日不出。吴通微昆季同时擢用，与陆贄争恩不叶，甚于水火，天下丑之。贞元三年，贄上疏曰：“伏详令式及国朝典故，凡有诏令，合由于中书。如或墨制施行，所司不须承受，盖所以示王者无私之义，为国家不易之规。贞观中有学士一十八人，太宗听朝之馀，但与讲论坟籍，时务得失，悉不相干。实录之中，具载其事。玄宗末方置翰林，张垪因缘国亲，特承宠遇，当时之议，以为非宜。然止于唱和文章，批答表疏，其于枢密，辄不预知。肃宗在灵武、凤翔，事多草创。权宜济急，遂破旧章，翰林之中，始掌书诏。因循未革，以至于今，岁月滋深，渐逾职分。顷者物议尤所不平，皆云学士是天子私人，侵败纲纪，致使圣代亏至公之体，宰臣有备位之名。陛下若俯顺人情，大革

前弊，凡在诏敕，悉归中书，远近闻之，必称至当。若未能变改，且欲因循，则学士年月较深，稍稍替换，一者谤议不积，二者气力不衰，君臣之间，庶全终始。事关国体，不合不言”。疏奏不纳。虽徵据错谬，然识者以为知言。贞元末，其任益重，时人谓之内相。而上多疑忌，动必拘防，有守官十三考而不迁，故当时言内职者，多荣滞相半。及顺宗不豫，储位未立，王叔文起于非类，窃学士之名，内连牛美人、李忠言，外结奸党，取兵柄，弄神器，天下震骇。是时郑絪为内庭之老，首定大计。今上即位，授~~中~~中书侍郎平章事。

初，姜公辅行在命相，乃就第而拜之。至李吉甫除中书侍郎、平章事，适与裴垪同直，垪草吉甫制，吉甫草武元衡制，垂帘挥翰，两不相知。至暮，吉甫有叹惋之声，垪终不言，书麻尾之后，乃相庆贺，礼绝之敬，生于座中。及明，院中使学士送至银台门，而相府官吏候于门外，禁署之盛，未之有也。

凡学士无定员，皆以他官充，下自校书郎，上及诸曹尚书，皆为之。所入与班行绝迹，不拘本司，不系朝谒。常参官二周为满岁，则迁知制诰。一周岁为迁官，则奏就本司判记上月日北省官，宰相送南省官给、舍、丞郎送上。

兴元元年，敕翰林学士朝服序班，宜准诸司官知制诰例。凡初迁者，中书、门下召令右银台门候旨。其日入院，试制书答共三首，诗一首，自张仲素后加赋一首。试毕封进，可者翌日受宣，乃定，事下中书、门下，于麟德殿候对，本院赐宴，营幕使宿设帐幕图褥，尚食供饌，酒坊使供美酒，是为敕设序立。拜思讫，候就宴，又赐衣一副，绢三十疋，飞龙司借马一疋。旬日，又进文一轴，^①内库给青绮锦被、青绮方褥、青綾单帕、漆通中枕、铜镜、漆奁、象簪、大小象梳、漆箱、铜掌、罗铜、紫梳、紫丝履、白布手巾、画木架床、铜案席、毡褥之类，毕备。内诸司供膳饮之物，主膳四人掌之。内园官一户，三人以供使，令其所乘马送迎于~~麟~~仗门

内，横门之西，度支月给手力资四人，人钱三千五百，四品已上加一人。每岁内赐春服物三十疋，暑服三十疋，絺七屯。寒食，节料物三十疋，酒饴、杏酪、粥屑、饮啖。清明，火二社，蒸飺；端午，衣一副，金花银器一事，百索一轴，青团镂竹大扇一柄，角粽三服，炒蜜。重阳，酒糖糕粉。冬至，岁酒，免野鸡。其馀时果、新茗瓜、新历，是为经制。直日就颁授，下直就第赐之。凡内宴，坐次宰相，坐居一品班之上，别赐酒食珍果，与宰相同，赐帛二十疋，金花银器一事。贞元四年，敕晦日、上巳、重阳三节，百寮宴乐，翰林学士每节赐钱一百千，其日奏选胜而会赐酒脯茶果。明年废晦日，置中和节，宴乐如之。非凶年、旱岁、兵革，则每岁为常。

凡正冬至，不受朝，俱入进名奉贺。大忌，进名奉慰，其日尚食供素饌，赐茶十串。

凡郊庙大礼，乘舆行幸，皆设幕次于御幄之侧，侍从亲近，人臣第一。御含元殿、丹凤楼，则二人于宫中乘马，引驾出殿门，徐出就班。大庆贺，则俱出就班。

凡当直之次，自给、舍、丞郎入者，三直无僦；自起居、御史、郎官人，五直一僦；其馀杂入者，十直三僦。新迁官一直，报僦名于次之中减半，著为别条，例题于北壁之西阁。

凡交直，候内朝之退，不过辰巳，入者先之，出者后之。直者疏数，视人之众寡，事之劳逸，随时之动静。凡节国忌，授衣二分旬假之令不霁。有不时而集，併夜而宿者，或内务不至，外喧已寂，可以探究理性，养浩然之气。故前辈传《楞伽经》一本，函在屋壁，每下直，出门相谯，谓之“小三昧”出银台乘马，谓之“大三昧”，如释氏之去缠缚而自在也。北厅前阶有花砖道，冬中日及五砖，为人直之候。李程性懒，好晚入，恒过八砖乃至，众呼为八砖学士。

元和已后，院长一人，别敕承旨，或密受顾问，独召对，敕居

北壁之东阁，号为承旨阁子，其屋栋别列名焉。故事，驾在大内，即于明福门置院；驾在兴庆宫，则于金明门内置院；今在右银台之北第一门，向□，榜曰翰林之门。其制高大重复，号为北门。入门直西为学士院，即开元二十六年所置也。引铃于外，惟宣事入。其北门为翰林院。又北为少阳院，东屋三院，西厢之结麟楼，南西并禁军署。有高品使二人，知院事，每日晚执事于思政殿，退而传旨。小使衣绿黄青者，逮至十人，更番守曹。南厅五间，本学士驸马都尉张垍饰为公主堂，今东西间前架，高品使居之。中架为藏书南库，西三间前架中三洞，各设榻，受制旨印书诏，二时会食之所。四壁列制敕条例名数，其中使置博局一印柜，中间为北一户架，东西各二间，学士居壁之。出北门，横屋六间，当北厅通廊，东西二间为藏书北库，其二库书各有录约八千卷，小使主之。西三间，书官居之，号曰待制。北厅五间，东一间是承旨阁子，并学士杂处之，题记名氏于壁者，自吕向始，建中已后，年月迁换，乃为周悉。南北二厅，皆有悬铃，以示呼召。前庭之南，横屋七间，小使居之，分主案牘、诏草、纸笔之类。又西南为高品使之马厩，北为宴库，之北小板廊，抵于北厅。西舍之南，其一门待诏戴小平尝处其中，死而复生，因敞为南向之宇，画山水树石，号为画堂。次二间，贮远岁诏草及制举词策。又北回而东，并待诏居之。又东尽于东垣，为典主堂待诏之职，执笔视以俟书写，多至五六员，其选以能不以地，故未尝用士人。自王伾得志，优给颇厚，率三岁一转官，有至四品登朝者，虚廊曲壁多画怪石、松鹤。北厅之西南小楼，王涯率人为之，院内古槐松、玉蕊药树、柿子、木瓜、庵罗、岨山、桃、李、杏、櫻桃、紫蔷薇、辛夷、葡萄、冬青玫瑰、凌霄牡丹、山丹芍药、石竹紫花、茺菁青菊、当陆、茂葵、萱草紫苑，署学士至者杂植其间，殆至繁盛。元和十三年，^⑤肇自监察御史入，明年四月，改左补阙，依旧职守。中书舍人张仲素、祠部郎中知制诰段文昌、司勋员外郎杜元颖、司门员

外郎沈传师在焉。是时睿圣文武皇帝裂海、岱十二州为三道之岁，时以居翰苑，皆谓凌玉清，迺紫霄，岂止于登瀛州哉，亦曰登玉署、玉堂焉。

卷 二

元 稹《承旨学士院记》^①

旧制 学士无得以承旨为名者 应对、顾问 参会、 旅次 班第以官为上下。宪宗章武孝皇帝以永贞元年即大位，始命郑公 絪为承旨学士，位在诸学士上，居在东第一阁。乘輿奉郊庙，辄得乘厩马，自浴殿由内朝以从，褐鸡竿，布大泽，则升丹凤之西南隅，外宾客进见于麟德，则上直禁中以俟。^② 凡大诰令，大废置，丞相之密画，内外之密奏，上之所甚注意者，莫不专受专对，他人无得而参，非自异也，法不当言。用是十七年之间，由郑至杜，十一人而九参大政。其不至者，卫公诏及门而返， 事适然也。禁省中备传其事。至于张，则弄相印以俟其病间者久之，卒不兴，命也已。若此，则安可以昧陋不肖之 稹继居九 丞相、二名卿之后乎？俛仰 瞻睹，如遭大宾，每自悔其心，曰：以若之不俊不明，而又使欲恶 曲攻于内，且决事于冥冥之中，无 扬报效之虑，遂忿行私，易也。然而阴潜之神，必有记善恶之馀者，以君父之遇若如是，而犹举枉措直，可乎哉！使若之心，忽而为他人尽数若之所为而终不自愧，乃可矣。昔鲁恭王馀画先贤于屋 以自警临，我以十一贤之名氏，岂直自警哉？由是谨述其迁授，^③书于座隅。长庆元年八月十日记。

郑絪，贞元二十一年二月，自司勋员外郎、翰林学士拜中书

舍人赐紫金鱼袋充。其年十二月二十七日，拜中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集贤殿大学士。

李吉甫，永贞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，自考功郎中、知制诰入院。二十七日，正除，仍赐紫金鱼袋充。元和元年，加银青光禄大夫，二年正月二十一日，拜中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

裴垪，元和二年四月十六日，自考功郎中、知制诰、翰林学士赐紫金鱼袋，拜中书舍人充。三年四月二十五日，出院，拜户部侍郎。其年冬，拜中书侍郎平章事。

卫次公，元和三年六月二十五日，以兵部侍郎入院充。七月二十三日，加知制诰。四年三月，改太子宾客出院，后拜淮南节度使。

李绹，元和四年四月十七日，自主客员外郎、翰林学士拜司勋员外郎、知制诰充。五月十九日，赐紫金鱼袋。五年五月五日迁司勋郎中、知制诰。十二月，正除。六年二月二十七日出院，拜户部侍郎。其年十二月，拜中书侍郎平章事。

崔群，元和六年二月四日，以库部郎中，知制诰、翰林学士赐紫鱼袋充。七年四月二十九日，正除。九年六月二十六日出院，拜户部侍郎。十二月，拜中书侍郎平章事。

王涯，元和十一年正月十八日，以中书舍人入院充。二十四日，赐紫金鱼袋。十月十七日，拜工部侍郎、知制诰。十二月十九日，拜中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

令狐楚，元和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，以职方郎中、知制诰、翰林学士赐紫鱼袋充。三月二十日，正除。八月四日出守本官，后自河阳节度拜中书侍郎平章事。

张仲素，元和十三年二月十八日，以司封郎中、知制诰、翰林学士仍赐紫金鱼袋充。十四年三月二十八日，正除。其年卒，官赠礼部侍郎。

段文昌，元和十五年闰正月一日，以中书舍人、翰林学士与

杜元颖同承旨，仍赐紫金鱼袋。八日，拜中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

杜元颖，元和十五年闰正月一日，以司勋员外郎、知制诰、翰林学士充，赐紫金鱼袋。二十一日，正除。十一月十七日，拜户部侍郎、知制诰。长庆元年二月十五日，以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

元稹，长庆元年二月十六日自祠部郎中、知制诰行中书舍人、翰林学士，仍赐紫金鱼袋。其年十月十九日，拜工部侍郎出院。二年二月，拜本官、平章事。

李德裕，长庆二年正月二十九日，^①以考功郎中、知制诰、翰林学士赐绯鱼袋。二月四日，迁中书舍人充，余如故。十九日，改御史中丞，出院。

李绅，长庆二年二月十九日，自司勋员外郎、知制诰、翰林学士赐绯鱼袋，迁中书舍人充。二十三日，赐紫金鱼袋。三年三月二十七日，改御史中丞，出院。

韦处厚，长庆四年二月十三日，以侍讲学士权知兵部侍郎、知制诰、赐紫金鱼袋为翰林学士充。十月十四日，正拜兵部侍郎，余如故。宝历二年十二月十七日，^②拜中书侍郎平章事。

杜元颖《翰林院使壁记》

圣明以文明敷于四海，详择文学之士，置于禁署，实掌诏命，且备顾问，又于内廷选端肃敏裕近乎等伦者为之使，有二员，进则承睿旨而宣于下，退则受嘉谟而达于上，军国之重事，古今之大体，庶政之损益，众情之异同，悉以关揽，因而启发，若非有达识，有精材，一心守公，百志根正，则易能保维密勿之际，传导吁

俞之间哉。故尝由是职，必极其位，有若今之右军梁特进、枢密刘监焉，当先圣躬勤万务，志请九有，筑坛互登，持柄骤移，赞命于是乎出，号令于是乎发，急宣密付，波至飘去，二使之任，尤所重难。乃以今内给事李常晖、内谒者监王士政继领其职。既而扫殄淮蔡，廊平海岱，有魏以六州底贡，常山以二郡献地，北逐犬戎，南剪溪蛮，凡兵事之所会，符檄之所至，筹略之所授，告谕之所加，决于一言，欵以万里，得失以之而定，安危以之而分。降自九天之上，行乎四海之外，无不面奉宸断，兢兢赐跼，喘汗之中，揣切必究，毫芒靡失，不有绝人之神用，其孰能处于此乎？勤劳夙夜，亦云至矣。我皇初纘宝祚，特加宠奖，荣以金印、紫绶、玉带之赐，寻又就迁命秩，勋阶兼崇，盖举劳以行赏也。尔其耸善向义，爱才好直，周旋早暮，率履无越，每闻激忠之词，及有所论，必加慰勉，欣喜外形，此又列内庭者所共幸也。至于增葺院署，使群英有游处之安，栽培松筠，使多士有吟翫之适，表里畅融，始终坚全，固不易得也。若无题叙，则将来者何以景行之，因移学士旧记，遂征前院使之官族，断自元和已后，列于屋壁焉。时庚子岁夏五月一日记。（《全唐文》卷七二四）

按文末“时庚子岁夏五月一日记”句，《全唐文》无据《文苑英华》卷七九七所载此文补。

卷 三

韦处厚《翰林学士记》^①

魏晋已后，复曲综机密，^②政本中书，诏命辞训，皆必由焉。唐有天下，因袭前代，爰自武德，时有密命，则温大雅、魏徵、李百药、岑文本之属，视草禁中。乾封则刘^③~~懿~~之、周思茂、范履冰之伦，秉笔便坐，自此始，号北门学士。皆自外召入，未列秘署。玄宗开广视听，搜延俊贤，始命张说、陆坚、张九龄、徐安贞辈待诏翰林。厥后锡以学士之称，盖由德成而上，与夫数术典艺，礼有所异也。逮自至德，台辅伊说之命，将坛出车之诰，^④需^⑤洽天壤之泽，导扬顾命之重，议不及中书矣。尺一旁午，章奏^⑥兼至，指纵命中之略，^⑦谋猷^⑧帷幄之秘，阴^⑨隲造化，嘉猷^⑩密勿，制萌乎将然，事构乎无形，皆归元后，而播兴运、循名迹者，莫窥其辙，想风采者罔究其端，谁然谁否，无得而称矣。贞元中，由此而居辅弼者，十有二焉；元和中，由此而膺大用者，十有六焉。近日丞相府不由内庭者，断国论，宰法度，虽有利器长材，未免缺折掉撓。建中以来，简拔尤重。故必密如孔光，博如延州，文如卿，云学如猷，向，器如黄、颜，直如史鱼，然后得中第。士之游心处已景行于六如者，而又饰之以洁珪璋之行，贯金石之诚，虽潜匿匿迹，莫能脱口。汉时始置尚书郎五人，平天下奏议，分直建礼，含香握兰，居锦帐，食大官，则今之翰林，名异而实同也。时论以为登玉清、

翔紫霄，岂蓬山、瀛洲，而足喻乎？齐桓纳厖人编栈之说，以为直木传直，则曲无由至，曲木传曲，则直无由至。后之君子，戴明圣，协盛时，推厖人之规，移乎引贤，^⑦使如贯珠骈璧，则瑕瑜不杂矣。内给事李常暉，内^⑧谒者监王士玖，并掌院事近乎十年，与直^⑨洵公之议，聆于朝端。中书舍人杜元颖、兵部侍郎沈传师洎诸学士，皆涉历岁久，备乎前闻者也。李常暉以北阁旧记，室别堵殊，义非贯通，改于前厅，时以为便。圣上绍复坠典，^⑩留神太古。处厚与司勋郎中路隋职参侍讲，能籍近署，纪述之事，前托沈传师，沈公以为称善之在己，不若使其在人，让于处厚，固陋无以辞。时皇帝统临四海之初元也。

韦表微《翰林学士院新楼记》

长庆二年春，翰林院院使缺，穆宗皇帝顾谓左右曰：“孰可充是任者？”皆曰：“恭恪可以奉密命，通敏可以肆皇猷，有若内谒者监田季温可。”上曰俞。洎四年夏，院使缺，敬宗皇帝顾谓近臣曰：“孰可补是职者？”皆曰：“博鉴以好古，清白以奉公，有若奚官局令卫元灿可。”上曰俞。是以授金紫之赐，承侍从之荣，典司禁[■]，参掌诏令。尝因暇相与议曰：夫宫室台观，盖有宜称，苟失其制，人何法焉。内署与集贤、史馆、秘书省皆号图书府，而内署最为密近，故学士之登将相、践崇显者十有人九焉，彼三署不可同年而语矣。而庭宇逼仄，屋室卑陋，非圣朝待贤之意，岂群彦养德之所。于是梧桐高则可以栖灵凤，岩岭秀则可以[■]美玉，是宜革作，以新其居。乃同词上闻，诏命惟允，锡以材布，假其工徒，心匠始形于事先，物境潜运于度内。乃撤小屋，崇广厦，揭飞梁于层构，耸危楼于上楹，重[■]翼舒[■]虚[■]霞[■]駁[■]，[■]甍栋丰丽，栏槛周

固，三门并设，双阁对启，延清风于北户，候朗月于南荣，积其典坟，藏于扃钥，因讨阅之际，资登眺之娱。若乃前瞰云山，傍窥台观，仰丹霄于咫尺，纳颢气于襟抱，八表殊望，四时异境，触类生趣，随方散怀。其下廊庑对序，阶陛四匝，中创小亭，以候宴语，卉木骈植，松竹交荫，折高标于莽撩，散馀芳于户庭，信可久之宏规，不泯之盛迹也。经构之始，侍讲崔学士出拜小宗伯，楼成之月，学士韦公秉国钧，旬日，侍讲高学士拜夕郎，明年正月，学士路君迁小司马为承旨，表微泊王、宋二舍人皆迁秩加职，院使复以成绩并命迁内常侍。夏四月，中书郑舍人、驾部许郎中皆以鸿文硕学为侍讲学士，有诏赐宴，始觴于斯，中外之知者朝昏皆贺，岂兴作之会契于阴阳之运乎，而土木之动应于福庆之数乎？表微学愧镂冰，文惭画虎，秉笔视草，于兹六年，备历规度之暮，详观新旧之制，承命为记，实惭菲词。时大和元年某月日记。（《全唐文》卷六三三）

按，《全唐文》所载，间有误字，参照岑仲勉《翰苑群书》跋所附校改，不具体出校。

卷 四

韦执谊《翰林院故事》

翰林院者，在银台门内麟德殿西重廊之后，盖天下以艺能伎术见召者之所处也。学士院者，开元二十六年之所置，在翰林院之南，别户东向，考视前代，即无旧名。贞观中，秘书监虞世南等十八人，或秦府故寮，或当时才彦，皆以弘文馆学士会于禁中，内参谋猷，延引讲习，出侍舆辇，入陪宴私，十数年间，多至公辅，当时号为十八学士。其后永徽中，黄门侍郎顾琼复有丽正之称。开元初，中书令张说等又有集仙之目，皆用讨论，未有典司。玄宗以四夔大同，万枢委积，诏敕文诰，悉由中书，或虑当剧而不周，务速而时滞，宜有偏掌，列于宫中，承导迓言，以通密命。由是始选朝官有词艺学识者，入居翰林，供奉别旨。于是中书舍人吕向、谏议大夫尹愔首充焉。虽有密近之殊，然亦未定名，制诏书敕，犹或分在集贤，时中书舍人张九龄、中书侍郎徐安贞等，迭居其职，皆被恩遇。至二十六年，始以翰林供奉改称学士，由是遂建学士，俾专内命，太常少卿张垚、起居舍人刘光谦等首居之，而集贤所掌于是罢息。自后给事中张椒、中书舍人张渐、窦华等相继而入焉，其外有韩泚、阎伯玙、孟匡朝、陈兼、蒋镇、李白等在旧翰林中，但假其名，而无所职。至德以后，军国务殷，其入直者，并以文词共掌诰敕，自此北翰林院始无学士之名，其后又置

东翰林院于金銮殿之西，随上所在而迁，取其便稳。大抵召入者一二人，或三四人，或五六人，出于所命，盖无定数。亦有鸿生硕学，经术优长，访对质疑，主之所礼者，颇列其中，崇儒也。初自德宗建置以来，秩序未立，廷覲之际，各趋本列，暨贞元元年九月，始有别敕，令明预班列，与诸司官知制诰同列。故事，中书以黄白二麻为纶命重轻之辩，近者所出，独得用黄麻，其白麻皆在此院，自非国之重事，拜授将相，德音赦宥，则不得由于斯。稽夫发挥大猷，藻绘上命，只简片削，可以动乎人神，风行四方，万里始覲，非制诰之谓欤？盖人君深拱端默于穆清之中，茫茫九区，视听不及，虽尧舜禹智，汤明禹哲，不能庭策以朝告，不能家阅以户臻，必欲忘典谟，掩训誓，阴谕于天下，密符于胸襟，洪荒以还，所蔑闻也。故议定于内，而事修于外；言发于上，而旨达于人。微乎斯，百度阙矣。况此院之置，尤为近切，左接寝殿，右瞻彤楼，晨趋琐闼，夕宿严卫，密之至也。驂得御厩之骏，出入有内使之导，丰肴洁膳，取给大官，衮服御，资于中库，恩之厚也。备侍顾问，辨是非，典持嫌，受遣群务，凡一得失，动为臧否，职之重也。若非谨恪而有立，秉贞而通理，俾又枢要，简于帝心，言不及温树之名，慎不遗辕马之数，处是职者，不亦难乎？至于强学修词，刀笔应用，或久洽通儒之望，或早升文墨之科，虽必有之，乃馀事也。自立院已往，五纪于兹，连飞继鸣，数逾三十，而屋壁之间，寂无其文，遗草简略于枿编，求名时得于邦老，温故之义，于斯阙如。群公以执谊入院之时最为后进，纪叙前辈，便于列词，收遗补亡，敢有多让。其先后岁月，访而未详，独以官秩名氏之次，述于故事，庶后至者，编继有伦。贞元二年龙集景寅冬十月记。

开元已后

吕向 自中人充供奉，出为工侍。

尹愔 自大谏充供奉。

刘光谦 自起人充，累改司中，又充。

张 埴 自太常卿充，贬卢溪郡司马。

张 埴 自给中充。

张 渐 自中人充。

奚 华 自中人充。

裴士淹 自给中充，出为礼侍。

至德已后，

董 晋 自校书郎充，出为汾州司马。

于可封 自补阙充，出为司业。

苏源明 自中书舍人充。

赵 昂 自太博充，祠外又充，卒于驾外。

潘 炎 自左 骁卫兵曹充，^①累改驾中，又充，中人又充，出守本官。

宝应已后

常 衮 自补阙充，迁考中又充，出知制诰。

柳 伋 自校书郎充，出 郾县尉，改太博，又充，兵外又充，大谏又充，寻丁忧。

于 益 自驾部员外充，大谏又充，卒。

张 涉 靖恭太子庙丞充，迁左省常侍又充，卒。

于 肃 自比外充，考中又充，给中又充，卒。

建中已后

张 周 自洛阳尉充，改河南县 丞又充，改兵曹又充，改号州司马又充。

姜公辅 自拾遗充，改京兆府尹曹又充，迁大谏、平章事。

赵宗儒 拾遗充，屯外又充，出守本官。

归崇敬 司业充，常侍又充，户曹又充，工书又充，兵书致仕。

贞元已后